



YIYU QINGYUAN  
异域情缘

(HUANYU) ZHIHUANWAN (下)

# 穿越指环王

天哪，为什么别人穿越有人爱有人疼，而她却这么倒霉？但她现在已经来不及说这些了。现在她只有……逃命呀！

追月逐花 [著]



珠海出版社

追月逐花

〔著〕



珠海出版社

# 穿越指环王

(HJANTU)

ZHICHOANWAN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遇指环王/追月逐花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1

(异域情缘/陈媛主编)

ISBN 978-7-5453-0148-9

I. 穿... II. 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7204 号

---

异域情缘 之 穿遇指环王

---

主 编:陈 媛

作 者:追月逐花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2639330 2639344 2939345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bcs.net

E - mail:zhcbcs@zhcbcs.net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印 刷:北京市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84 字数:15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148-9

定 价:126.00 元(全五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CHUANYU ZHITUANWANG

## 目 录



6 逃杀	/1
7 开战	/51
8 局中局	/100
9 事情远未结束	/148
10 雷死人不偿命	/195
尾 声	



## 逃 杀

德蓝是热情万丈，王子倒没什么兴致。他历来不信魔法的。但他不信，王族的那些老家伙却信得厉害。虽然他在王室中并没有什么好人缘，但唇齿相依，对他动手就等于对整个王室动手。国王不知是不是受了他们的影响，还亲自来问候他。看来不好好地调查折腾一番是不行了。王子根本没有兴趣自己调查，便把这个事情交给了京城的法官们。他们是做这行的老手，交给他们做效率会更高些。只是又有几个无知的家伙要被送上火刑架了。

接手此事的就是上次那被骂作墙头草的莫顿大法官。上次夏尔芒万劫不复，杜莫特的势力全线收缩，这让他更加看清了跟着谁“有肉吃”，因此调查此案时格外勤快，效率也惊人，一天没完就抓到了嫌疑犯。黛静知道魔法无用，但想知道什么人对王子如此怨恨，第一时间赶到了。看一看那嫌疑犯的脸，下巴差点掉到脚背上：怎么是杜威尔啊？他怎么可能做这种卑鄙愚蠢的事情？恐怕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会做的事，他都不会去做的！

事情是这样的。发现被埋了“咒器”的院墙正和杜威尔练剑所在的松林相接。而据目击者称，杜威尔每天都会“鬼鬼祟祟”地去松林里——有品的人都是偷偷努力的，没想到这个倒成了他的“罪证”。而他的动机，实在太充足了：大家都知道他在秋天的武斗大会上被王子打得一败涂地，砍得九死一生，以让王子失去力量为目的来下咒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没有对王子下咒！我绝不是那种卑鄙小人！”杜威尔眼睛涨红了，拼命想摆脱那些按着他肩膀的手臂。几个壮汉狠命地摁着他，各个都是脸颊通红，显然力不从心。

“你说你不是卑鄙小人，并不意味着你真不是卑鄙小人。”莫顿捻着他那老鼠似的胡须，仍旧是官腔十足，“看来我得先让你学学法庭上的规矩！”



于是一顿鞭子便“噼里啪啦”地甩了下来。杜威尔被打得皮开肉绽，黛静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连忙回去找王子。她心想王子一定了解杜威尔的为人。杜威尔虽然和王子接触得次数不多，但“表现充分”，已经把他的性格特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她想王子听说莫顿把杜威尔当成了嫌疑犯，一定会大呼荒唐吧。

没想到王子的反应非常平淡：“哦，我已经知道了，就交给莫顿吧，他会把真相调查清楚的。”

黛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忍不住微微侧脸，把身体微微向前倾了倾，就像要攫取什么东西一样地说道：“您难道真的以为杜威尔会是凶手吗？”

王子的反映依旧平淡：“那得审讯完了才能知道。”

黛静盯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此时就像一面镜子，不管多少光投进去都能反射出来。他的心思，她还是能隐隐猜到一点的。古代欧洲人的生活条件恶劣，在自然面前几乎无能为力，因此对魔法非常惧怕。如果发现有谁对王室成员下咒，历来都是塌天的大事，而且，极可能像上次の下毒事件一样引发巨大的政治风暴，牵扯出许多不必要的事来。王子可能只想这件事赶快结束，不管是不是杜威尔做的都要在他身上结束。更何况还有谜一样的家乡被毁的事件困扰着他。

实践是最锻炼人的。黛静上次被害得七荤八素，也该长点心眼了。可是，只是光长了心眼而已，行动力却依然是零。她知道了王子的心思，却不知该怎么劝他。王子是不会对她怎样的。她有这个信心，可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她也无法开口。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自己和王子之间的鸿沟正在无法抑制地拉大。

她看了看又在盯着家乡地图沉思的王子，咬了咬嘴唇，黯然退了出来，又去观看审判。审判已经进入到了尾声。杜威尔虽然被打得死去活来，但宁死不招。莫顿只有宣布常规审判暂停，三天后进行神启式审判。审判的内容就是让杜威尔手捏烧红的烙铁，如果他感觉不到痛的话，那他就是无辜的。如果他感到痛的话，他就是罪人。

黛静差点背过气去。天哪！比自己上次遭遇得还要狠。自己遭遇的起码还有些弹性空间，这个可是一点弹性也没有。有谁手捏烙铁感觉不到痛的？

怎么办？怎么办？黛静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狠狠地揉着自己的头发。她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杜威尔受到这等残害的。可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她又不能阻止审判。有什么让他感不到痛的化学小把戏？上学的时候好像学过什么，可现在竟连一鳞半爪都想不起来了！可恶，这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现代人是吸收了很多知识没错，但一到用时就成了十不全！？



没办法,最终还是得找人求情这条路。不过她是没法向王子求情的。再说她的话王子未必会听。蓝内特是王子最疼爱的妹妹,她的话王子应该会听一点。可是她和蓝内特又不熟……唉!只有找罗娜了。老实说,她最不想求的人就是罗娜了,但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黛静也很想看看罗娜在杜威尔面临此等灾难时会是什么反应,是不是仍旧狠心无情到底?

罗娜被黛静叫出来的时候颇有些不情愿,故意站得离黛静远远的,整了整裙摆,骄矜而又不耐烦地说:“黛静‘勇士’,有什么事就赶紧说吧。”

黛静见她这副模样颇有些气恼,原本准备好的笑容也拿不出来了,绷着脸硬邦邦地说:“杜威尔出事了,你知道吗?”

罗娜一惊,虽然竭力抑制,但脸孔还是剧烈地抽搐了几下,垂了头:“我知道。”

“你既然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反正有点良心的人都不能看着无辜的人受害。你去跟蓝内特公主说说,叫她劝劝王子,不要让莫顿进行那个惨无人道的审判。”黛静的态度居高临下,竟颇有些像罗娜欠了她什么的。

罗娜的肩头微微抽搐了一下,声音很小但很坚决:“对不起,我……不能!”

黛静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这个“我不能”是从罗娜嘴里说出来的,呆了片刻之后几乎要吼出来,好不容易才克制住了,冷笑着说:“你会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我都觉得奇怪!”

罗娜垂着眼帘,竟然是一副我很可怜,随你怎么说的架势。黛静终于忍不住吼了出来:“他很爱你啊!你难道不知道吗?他简直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你……不,比对自己的生命更爱!你不仅一直无视他的真情,在他生死攸关的时候你竟然连一句话都不肯为他说?”

罗娜闭上了眼睛,头低得更低了,一副死硬到底的架势。

黛静只觉得胸口憋闷无比,嘴张了张,又闭上了,喘了几口粗气之后才继续说:“好吧,就算爱一个人和被爱的人无关,不能要求你也爱他,但是,他现在身陷囹圄全是因为你,即使为了道义,你也不能坐视不管吧?”黛静故意把责任全砸在罗娜身上,这样她才有可能帮忙。

没想到罗娜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把身体转过去了。黛静忍无可忍,终于暴吼了出来:“我终于明白了,你根本就是冷血的混蛋!你早嫌他很烦人了,对不对?觉得他这次冤死正好,以后就不会再被他纠缠了!天大的好机

会,是不是?"

罗娜猛地转过身来。她的脸在不断地抽搐,金黄色的发梢一颤一颤,蔚蓝色的眼睛中似乎有火焰要喷出来,眼底已经积满了泪水:"你知道什么!我才不是……"她爆发似的吼出这半句话之后,忽然像被抽干了力气一样,无力地把头垂了下来。就像一尊雕像一样不动了。但足以让黛静张不了口了。冰火两重天般的愤怒,太震撼了。

半晌之后罗娜才幽幽地说,嗓音微有些呜咽:"随便你怎么说。我只是不想因为我而干涉他……不想给他任何干涉……"黛静当然知道这个他是谁。显然不会是杜威尔。不管怎么说她对王子真是爱到尽了,和杜威尔对她的爱一样不可理喻。黛静在叹服的同时心里却有一股怒火直蹿上来:什么他他他,好一副贤内助的样子啊,你算老几啊你?谁准许你这样想了?再想起现在身陷牢笼,皮开肉绽的杜威尔,黛静不由地暗暗决定,就冲她这副不管杜威尔死活的态度,自己也要想办法把杜威尔救出来。

唉——黛静又躲在一角挠起了头发。决定是下了,但实践起来谈何容易。现在要救杜威尔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劫狱——凭自己就免了。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驻守的都是顶级高手。而是在神启式审判来临之前找出真正的犯人——她又不是名侦探柯南,谈何容易!但似乎还是后一样可行些。她还是想继续在王子身边待下去的。

黛静到现场去转了一圈。什么证都没取到。并不是犯人没有留下蛛丝马迹,而是她根本没有这个神经。坐在积雪上苦思了一阵之后,黛静决定先排嫌疑人,按照现代刑侦最基本的观点,凡是……那双火炭似的眸子冷不防在黛静眼前跳了出来。按现代刑侦的观点,当一个恶性案件发生的时候,最可疑的就是报案人。如此说来德蓝是第一可供怀疑的对象。也许把他列入嫌疑人名单仅仅是因为黛静对他印象不好而已,但仔细一想他真是越看越有动机。凭什么?就凭他那巨大的野心。

大家都知道,要想升迁得快,光靠安安稳稳地埋头苦干是不可能的。要想升迁得快,就得有事故。在大家一团混乱的时候把乱局处理得妥妥帖帖,那才叫有本事呢。他完全有可能故意搞出一个事端来,显示自己发现有功,来向王子强调自己的存在。把杜威尔牵扯进来也许纯属意外,不管是谁和那个森林扯上关系,恐怕都得被牵扯进来的吧。

唔——黛静咬住了嘴唇,眉头揪成了一团。推论归推论,没有证据什么都白





搭。再说她也不想贸然下结论冤枉好人。但怎么找证据呢？要是他自己一手操办的肯定是天衣无缝。唯一的办法就是……

黛静的忽然造访让德蓝措手不及。他可是非常看好黛静的。他早已敏感地发觉王子对黛静的特殊感情，在他眼里她已经是半个主母。连忙给黛静搬来凳子，还用自己的袖子在上面拭抹。

“不用这么多礼啦。”黛静的笑容有些僵硬。她显然不善于演戏，“我是来向你道谢的，多亏你找出了这些可怕的东西，否则王子被暗算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德蓝不再那么局促不安了，还隐隐露出了几分自得之色。黛静乘机更进一步：“我一直想找你问问，你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她在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怦怦”地跳，害怕他看出破绽。因为这个案子特殊，所以这段资料属于机密，德蓝只对审判官说过，在案子结束后才可能流传出来。

幸好德蓝没有起疑。毕竟她和王子有着“特殊关系”。女人对有关心爱的男人的事多加关心是非常正常的。他想都没想就告诉她：“其实这只是偶然。那天我在王宫后的山林里捕野兔解闷，在追捕一只逃跑的兔子的时候路过了王宫的后墙，忽然发现有个身体用斗篷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影在后墙下一闪而过。我感到好奇，便到院墙下一看，发现那里的雪有被翻动过的痕迹。我随便往下一挖，就发现了这个东西。我以前住的村子里出过巫女，所以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当时我看到这个东西，头皮都炸了！怎么可以对我们敬爱的王子做这种事情呢？太令人愤怒了！”

黛静静静地听着他“表示忠诚”，却一点都没把他这夸张的表白收进耳朵里去。她正在完善自己的表演状态。等他说完了，尽量“贴近状态”地“愤怒”地说：“是啊！杜威尔真是太可恨了！胜负就是胜负，怎么能玩这种卑鄙的把戏呢？幸亏莫顿大法官及时地把他揪了出来……不过即使他躲过了追捕，仍旧是死路一条啦！”

“什么？”德蓝显然对黛静的话感到很奇怪，“请原谅我的愚钝——如果他躲过了追捕，谁来审判他呢？”

“也许是神，也许是他们所信奉的恶魔。”黛静故意压低了声音，装成“透漏机密”状，“我听裁判所资料室的老看门人说，以前曾经频繁出现一种不可思议的状况。就是施魔法害人的人只要他做的法器一被人们发现，就一定会在不远

的将来死于非命。有人说这是神的惩罚,但有人说神的惩罚就是他赋予人们的神圣的对巫师的审判,所以这可能是恶魔对巫师暴露了他们之间的契约的报复,因为到现在都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一般人是不知道这个的。”编得很棒啊。黛静此时才发现自己撒谎骗人的本领也很高超。

“哦。”德蓝那火炭似的眸子剧烈地闪动了起来,显然对这个事情很在意。黛静心里冷笑起来:看来自己的猜测十有八九是对的。故意忽然把语调放松,装成不经意的样子,“不过好像也有办法破解,好像是在咒器上再施加什么东西……不过咒器一经发现就被严加看管,那些巫师一般都没机会啦。”

“怎么破解呢?”德蓝一句话追了过来。黛静在心里大笑:上钩了!脸上却装作更加不经意的样子,挠了挠头发,“这我就知道了……老看门人没跟我说这么多,好像资料室里有相关的记载吧……”用眼角偷偷瞄着德蓝,发现他认真在听,努力抑制住心头的狂喜,继续用不经意的语气说,“好了!闲聊到此为止,我还有要事。三天后我们就可以看着那个无耻的杜威尔被砍头了!”说罢便走出门去。

好了。从今天开始到审判之前,她就每天晚上守在裁判所的资料室里。如果德蓝出现翻找材料,被她抓了个现行的话,就一切都清楚了。问题是他会不会急不可捺地去寻找资料。应该会吧,一般人在得知自己将受冥冥之中的力量残害的时候,总想在第一时间摆脱威胁。这个计策和玛雅买通裁缝宫女陷害她的计策很相似。她这是现学现卖。不过倒也进行了完美的再演绎。实践是最锻炼人的。

夜晚,黛静从资料室那早已损坏的窗子里潜进了资料室。虽然这些审判材料号称是“高度机密”,但是“有价无市”,没有人会忽然想起偷这个玩,所以资料室早已很残破,守备也不是很严密。

黛静在一个大书架后坐了下来,抱着膝缩成一团。隐藏的时候当然是体积越小越好。资料室里黑洞洞的,一排排书架就像恶魔的牙齿。黛静却没有感到害怕,她早已不再怕黑了,而且满脑子都在想着怎么给杜威尔洗脱冤屈。只是有些冷,黛静已经预见这里会很冷,多穿了点衣服,可是还是冷。她用力地拽了一把衣领,心里暗暗祝祷:德蓝你快来吧!我可不想在这里被冻成冰柱……

门忽然“吱呀”地一响。黛静立即兴奋到了极点:来了!可很快就省悟过来不对:门口有看门人啊,如果是德蓝的话,他断不会从大门进来,而且……黛静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进来的还是两个人!?



那两个人关了门,走到离黛静不远的一个书架下,相拥着坐了下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响了起来:“到这里就不冷了吧。”“嗯。”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虽然在努力发嗲,仍掩饰不了她的公鸭嗓门。是那个年轻的看门人,他带女人来这里幽会来了。

黛静差点没气晕过去:老大,你们也看看时间和地点……以前看欧美恐怖片的时候,总有几个不知死活的男女在怪物环绕的时候做些“不恰当”的活动,当时看到这些情节的时候觉得很搭调,没想到今天在这里遇到了类似的场景。没办法,现实生活里就是到处都充满了这些不搭调的淫虫。

看门人和那个女人一声接一声地调笑,尽显淫亵之意。黛静听得越来越焦躁,只想冲出来把他们两个人猛踹一顿:你们也不看看我要做什么!赶快给我滚吧!现在这种情况,即使德蓝来了也不会进来偷资料了。对黛静来说必须在审判前这三天抓到德蓝,但对德蓝来说却不是必须在这三天找到资料,万一他挫了兴致,打算多过个几天后再来就糟了。

“虽然这里比外面暖和多了……但这样看起来很恐怖啊!”女人忽然停止了调笑,看着黑洞洞的屋子,微有些恐惧地说。可能是想让女人更紧地依偎到他的怀里吧,看门人不仅没有宽慰她,反而吓唬起她来,“是啊,是啊,这里是很恐怖哦。这里装的可是那些被审判的巫师巫女的记录啊!不瞒你说,这里有时候,会在半夜里,传出那些被烧死的巫师和巫女的叹息声……”

女人惊叫了一声,恨恨地捶了捶看门人的胸脯:“你坏死了你!”看门人顺势搂住她,两个人大笑起来。两个人忽然齐刷刷地止了笑,惊恐地朝四周看去。因为,屋子里面,真响起了女人的……阴惨惨的叹气声!

他们的胡乱调笑正好提醒了黛静。装鬼的确是赶走他们的好办法。黛静就努力地回忆着恐怖片里的感觉,压抑着叹起气来。果然把那两个人吓得屁滚尿流,赶紧爬起来逃走了。

等到资料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后,黛静才松了口气,刚想笑,没想到却害怕起来。糟了。刚才为了取材,回想起很多恐怖片,现在那些画面还在脑子里,配上这阴森的环境……好害怕呀!

不行!你不能被这个打倒!想想别的,想想别的!黛静用力地甩了甩头。仓促之间无法可想,竟不自觉地回忆起刚才他们二人的调笑起来。很尴尬,但是对恐惧的情绪很有杀伤力,不知不觉中,黛静竟想得“邪”了:虽然很藐视他们,但也有些羡慕他们。虽然很卑微,但他们是以自己的方式愉快的幽会啊。她也想什

什么时候能愉快地幽会一次，不要这么猥琐……黛静惊觉过来，用力地甩了甩头：自己在想什么啊！在这种时刻？

黛静满脸疲惫地从资料室的后窗户爬了出来。一夜的守候，一无所获。不知道德蓝是不是就在那两个王八蛋胡闹的时候出现了，看到时机不允许又折回去了。只希望他不要就此挫了锐气，隔好久再来……不过也许他的反应可能稍微慢一点，或是花了些时间思考，没在昨天行动而在今天……但就怕他太过谨慎沉稳，想等到尘埃落定之后再解决“最后的问题”……

黛静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过积雪深深的庭院，脸上的黑眼圈分外触目，她已经精疲力竭了。说起来，这还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主动熬夜呢。以前即使是高考前夕她也抱着枕头一觉到天亮。因此非常的疲惫，丝毫没有发现亚格耐斯正站在阳台上看着她。

他显然是刚起床，还没有披上外套，只穿了一层薄薄的衬衫，但在寒风中却丝毫不觉得冷，反而显得他的身躯更加挺拔。他手里捏了一团雪，正在擦他的剑。他是如此的迷恋他的剑，天天想辙来伺候他的剑。今天早上忽然想起该让他的剑来感受一下自然的精气，便爬起来就上了阳台，抓起栏杆上积的雪就往剑锋上擦。现在那团雪被他牢牢地捏在掌心里，已经被掌心的温度温得开始融化。

他的眉头紧锁，从眼角冷酷地看着正在庭院里拖曳而行的黛静。他虽然不知道她一夜没睡，但能看出来她非常疲惫。至于她为什么这么疲惫，他想他是知道一点的。肯定是因为那个杜威尔了。杜威尔很可能是无辜的，他是知道的。可是为什么她要这么为杜威尔的事奔忙？他对她有那么重要吗？

王子捏紧了掌中的雪，雪水一滴滴地滴进他的袖子里。好，先不要胡思乱想，但是，你既然这么想救杜威尔，为什么不来找我？为什么要自己偷偷地忙活？为什么要绕开我？你当我不存在？还是有意排斥我？

掌中的雪已经完全被王子滚烫的掌心融化了，雪水像一条条小溪般流下来。哼！好吧。他感到自己的牙很痒，似乎迫切地想咬碎什么东西。杜威尔是不是无辜的已经不重要了。反正他不会好好地从监狱中出去了，也不会逃过断头台，除非你来求我！

“哎呀！睡不着啊！”黛静懊丧地从床上爬起来，她已经两夜没睡了。德蓝还是没有出现。他可真沉得住气，或许根本就和他无关。现在的事态需要她有足够

的精力应付未知,她也知道,所以抓紧时间在中午补觉,但怎么也睡不着。审判就在明天。如果今天晚上再抓不到德蓝的话,杜威尔就得先捏过烙铁之后再上断头台。得想个办法!必须得想个办法!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啊!想不出来啊!

黛静跑到了庭院里,想用弥漫着冰雪气味的新鲜空气来醒醒脑子。现在天冷,人们大多在睡午觉。庭院里倒也幽静。黛静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国王经常出现看书的地方。现在天这么冷,国王不会坐在积雪上看书吧?没想到刚绕过那积满瑞雪的枯枝,就看见一顶金冠闪耀。西雅特国王陛下正对着积满白雪的枯枝伸开双臂,眼角瞥见黛静来了,悠闲地对她笑笑:“这里的空气很清新,能让人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

“您的心情一直都很平静的。”黛静挖苦似的说。上次の下毒事件几乎闹得天翻地覆,他竟然从头到尾不闻不问,他不理政事的程度真让人惊讶。整个事件完全偏移了轨道,结果成了王子和那个杜莫特两个人的角力。他如此放权,连黛静都觉得不像话,隐隐为他担心:他这样做还能在国王的位子上坐到什么时候?毋庸置疑,他像个气质高贵的艺术家,可艺术家是不适合王位的,而且被从王位上拉下来的后果都是很惨的。黛静能够体会那些老臣们的心情。王子的善恶对她来说,也是很难判断的问题。

“您还在这里看书吗?”黛静抬起头看着他的脸,无意中甩动了自己的头发,就想要把越扯越深越扯越乱的思绪暂时甩掉。

“不了。”国王朝她挤了挤眼,“现在这里太冷了。就算空气再清新,坐在积雪上心情也是无法平静的。”

黛静僵硬地笑了一下,算是回应了他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幽默。她忽然发现一个问题。其实她为了杜威尔而四处奔忙完全不必要,她可以来求国王啊!虽然他不喜欢抓权,但权利始终在他手里,他如果发话的话,没有人敢不听的,包括她的……王子殿下。“我怎么这么傻呀?”要是在以往,她肯定会这么笑着责备自己,但现在肯定不会。因为她隐隐发觉自己是主动把国王从求助名单上忽略掉的。因为她不希望国王干涉王子的事。他们兄弟之间的尴尬情况她也知道一点,因此也对国王伸出了抵触情绪。

她发现这一点之后又为国王觉得冤枉。上次的事件虽然让她认清了国王的背景复杂而且恐怖——那些所谓的老臣竟然要用诬陷来整倒王子,实在是太恐怖了。但复杂恐怖的仅仅是他的背景而已,他本人还是很单纯善良的,而且不甘于受那些老臣的摆布。



可是！

黛静想到这里心里又黯淡下来：虽然他本人单纯善良，但以他的个性和力量显然无法摆脱背景的束缚，归根结底，她还要与他为敌。为了王子的话。

黛静的心里迅速地拐了七个拐八个弯，可时间却只过去了一点。国王丝毫没有发觉异常——从他下面说的话就可以发现：竟然若无其事地问起了这次的巫蛊：“这次的巫蛊……真的是杜威尔所为吗？”

黛静猝不及防，一惊之下竟然脱口而出：“绝对不是的！”

话刚出口黛静竟慌张地捂住自己的嘴：自己这是说什么？这不是引他来干预了吗？不过也许是自己多虑了，依他的个性，恐怕根本不会管吧……

没想到国王露出惊讶的表情，郑重其事地说：“那我可要管一下了。”

听了国王的话，黛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忙说：“我只是主观判断，我只是觉得杜威尔绝不是做这种事的人，我也没有证据……”

“这么说就是有疑点啊。既然有疑点，当然不能仓促审判。”

黛静止住了慌乱，盯着他的眼睛，半晌后喉咙里才低低地流出这么一句说：“这么说，您也不相信‘神启式’审判了？”问君王这样的问题是危险而且失礼的。但国王给她的态度使黛静敢于冒险这样问。

“是啊，我不相信。我虽然对神很恭敬，但我不相信那些肮脏的神官真能够和神相通。”国王倒是很爽快。

他很轻松，黛静却感到悚动：要知道在古代的欧洲，直言自己不信神启式审判，即使是君王也是难能可贵的。即使是王子，不信任神启式审判——这是她后来感觉出来的，那时才醒悟见面的时候他纯粹是在整她，当时气了个死，也是存在心里，从来不明言，可国王竟然这么爽快就说了出来，了不起！

国王满不在乎地继续说：“既然有疑点，我就不能让他们这么草率了事，毕竟关乎我亲爱的弟弟，我可不能让真正的凶手躲在暗处，继续谋划怎么暗害他！”

虽然这一席话有肉麻之嫌，仍让黛静感到非常温暖。加上刚才的谈话拉近了她和国王间的距离——能够在她的面前爽快承认那种严重的问题，肯定是把她当成可以信任的人。她甚至想开口直询他和王子之间到底有什么尴尬的事。这是她一直想知道，但隐隐感觉到这个问题相当重大。因此虽然已经到了冲口欲出的阶段，而是没有说出来。



不知国王是为了进一步博取她的信任，还是发现了她心里的隐秘，竟然如是说了下去：“其实，我相信你也知道，我弟弟和我的关系，不像外界所传说的那样融洽。”他如此开门见山让黛静很惊讶，心里也暗暗苦笑：其实传说的也不融洽。

国王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也许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原因，有时候人在高处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打着维护你的旗号来做很多你也不知道的事情，我妈妈，我的臣子们，甚至同是亚格耐斯的爸爸的父皇，背地里都做过，我能猜得出来。”黛静不禁暗暗点头。忽然发现国王的政治触觉也是不错的。没想到他的话马上峰回路转，“不过，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们的身世。出生在自由的部落里的你可能不知道（他到现在还以为黛静是吉普赛人），我是嫡出，他是庶出，我是长子，他是次子，虽然只有几个单词的差距，但这个差距是天。这个差距一拉开，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推动亲兄弟之间不得生死相拼，这些我全都知道！”

这席话简直振聋发聩，使黛静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惊呼：了不起！他这么简单的一席话，简直把世界各国王室兄弟之间的争斗缘由全概括了，她这时才发现国王不是一般的聪明。可惜空有政治触觉，没有政治才能。

黛静丝毫没有发现——可能是太放心了，国王一边说，一边在用眼角审视着黛静的反应。他现在才发现，黛静什么都不知道。

“虽然知道这几乎是不可改变的矛盾，我还是希望我们兄弟不要走向那样的道路，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意图暗害他的人逍遥法外。”他继续说着，眼底竟有伤感自嘲的光芒在闪动，“也许很任性吧。但我一定要干预。”

“哪里是任性呢，这是正义的举动！”黛静连忙应着，忽然为他担心起来，“可是……恕我无礼，即使您是君王，直接对抗神权的话，也会……”

“放心，”国王露出了狡黠的神情，“我有办法让他们乖乖地停止审判。我毕竟也旁观这么多年了。”

“是吗？”黛静笑了。她感到自己紧绷的身心已经完全放松了下来。眼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大男孩在这个时刻竟显得比任何人都值得信任。

审判的日子转眼就到了。因为这是关乎“王室安全”的神启式审判，和普通的人的审判和普通的神启式审判自然不能同日而语，所以审判厅里七七八八地塞满了王室的人，其中有两个人分外触目，他们是人们口中的王室两巨头，西雅特国王陛下和亚格耐斯王子殿下。这两个人都有些奇怪。今天是要犯人手捏烙

铁来判定他是否有罪的严酷审判，对西雅特国王陛下来说应该是件讨厌的事，可他今天竟然面带微笑，似乎相当轻松。而亚格耐斯王子更加奇怪，按理说今天是对意图谋害“他”的犯人审判，他应该最关心才对，可他竟然一副神游物外的样子，注意力不知漂移到了何处，非常细心的人才可以发现，他正用眼角注视着自己的随从们。

王子的目光此时正盯在黛静身上。黛静虽然先前吃过了“定心丸”，但看到今天这个阵势，还是有些紧张——没办法，还是太嫩了。再加上王子看的角度实在是太隐秘了，她竟然丝毫没有发觉。

王子冷冷地盯着她，牙齿不由自主地越咬越紧。这些天你可胡乱忙活够了吧。在我的面前一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分明是当我不存在啊。好啊，我倒要看看你准备耍什么花招。你别想把杜威尔从“我的手里”弄出去——什么时候成了“他的手里”了？

国王似乎是无意中朝这里一瞥，正巧发现了脸绷得紧紧的黛静，便朝她飞快地挤了挤眼，意思是叫她不要紧张。这个表情相当的可爱，尤其是在这一切都要被绷成黑色般的紧张气氛中。这个眼神对黛静来说就像在如火如荼的酷暑中递上的一杯水，黛静瞬间就轻松下来，不由自主地报以一个灿烂的微笑。

他们的互递眼神被亚格耐斯尽收眼底，王子只觉得一股烈焰直冲脑门。

他们什么时候……又勾结到一起了？

黛静脸上的微笑刚刚绽开就觉得左腮边隐隐传来种紧张感，就像针刺一样，赶紧朝紧张感传来的方向看去，登时看到亚格耐斯那双几近爆炸的眸子。黛静的眼睛竟有了痛感，连忙把头低下去。咧开嘴苦笑了一下，心“怦怦怦”越跳越快。

天哪，我又惹祸了吗？

王子和国王的尴尬情况她是知道的，虽然国王是一片好意，但并不代表王子会这样看。因为搞不准王子听说国王会干预之后会是什么反应——她实在是有些害怕，于是便很怯懦地决定等事情结束了之后再委婉地告诉王子。说不定对他来说还是个惊喜呢，他的哥哥这么关心他——这是最好的状况，黛静不敢奢望，她只奢望王子听说之后不要反应过度就行了。没想到今天一个眼神传递就弄巧成拙了。从他的眼神就知道他一定想歪了，而且想得肯定相当不堪。天哪，想想上次他误以为她和国王“勾结”在一起的恐怖情况——虽然那次有无比



复杂的背景,但依此类推这次的风暴也不会小。天哪,天哪,天哪……黛静想着想着,膝盖都有些发软了。

哗啦啦几根铁链响,杜威尔被带了上来。几天的牢狱生活显然让他受尽了折磨,他现在简直就像一堆沾满了血的破棉絮一样被扯了上来。黛静感到震惊和愤懑,注意力就此转移到了他的身上,倒不再那么为自己担心害怕了。

“杜威尔,你还不愿说出实话吗?”莫顿一脸的铁面无私,“我劝你最好在审判之前把一切都坦白说出来,省得在主的审判下无所遁形,玷污主的眼睛!”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是冤枉的!”杜威尔虽然已经非常虚弱,声音仍然是不小的。

“你既然这么执迷不悟,那么……”莫顿不动声色地咬了咬牙,那撇小胡须也被牵动着抖了几下,使得他看起来非常的阴狠,“士兵,烙铁烧得怎么样了?”

“好了!”一个长得酷似屠夫的士兵用叉子从火堆中叉了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出来。在火光的映照下,似乎同样是铁的铁叉也承受不了烙铁的热度,而在那里颤抖呼痛。

“等一下!”一个清亮的声音传来,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像被人扭住了脖子似的朝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开口的正是西雅特国王陛下。

“陛下,请问您有什么吩咐?”莫顿与其说是惶恐,倒不如说是惊讶。在他的印象里,国王好像不是会对这种活动挑刺的人。

“我只是有一个疑问,他有同伙吗?”

“没有。”莫顿答道,同时大脑快速地旋转,猜度着国王如此问的目的。

“完全肯定他没有同伙?”国王的声​​音仍然清亮,却似乎在不知不觉间加大了力度。

“这个嘛……”莫顿有些结巴了。

“我是这样想的。”国王自顾自地说了下去,预期颇像在发表演说,竟似不在对莫顿说——他本来就不是对莫顿说的,他是在对所有的王室说,“任何一件案子,都要确保抓住所有的犯人之后再结案。如果犯人有一个漏网,那么他就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继续谋划如何伤害我们可怜的事主。”说这话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朝亚格耐斯看了一眼。亚格耐斯正用鹰一样的目光盯着他,见他目光转来连忙仓促把目光转为温良。不知国王有没有看见,对他微微一笑,继续对整个大厅演讲,“也就是说,每个案子都必须保证万无一失之后才可以结案。因此,在没有确定他是否真的没有共犯之前,我认为还要继续调查。”